去北山看桃花

■ 吴立南

这是我们早在去年的一次相约。

秋日,青田的亲友送了一篮黄桃给我尝鲜。色彩金黄,还覆盖着一层稀薄的绒毛,个头硕头,桃肉饱满,味道甘甜。我的记忆中,桃子是夏季成熟的,所以,第一次我还以为这些桃子是放在冰柜里保藏下来。经打听后,这些黄桃产自于北山,采摘期是八月。

自此之后,我就有个去北山看桃花的念头。说句实话,我的根脉也来自于北山。北山白岩村有我的吴氏宗祠,滩坑水库建造之前曾经去过一次,后来听说白岩村被库水淹没,吴氏宗祠作为文物保护单位整体搬到了山上。过去,白岩是小溪流域水运的大埠头,商贾如云,航运繁忙,上接景宁大均,下入瓯江干流,故有小溪白岩、大溪石帆之说。想象中的千峡湖,千山万壑,水色潋滟,云蒸霞蔚,多少次想去游览一次都未成行。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春暖花开,我就心心念念打听着北山桃花盛开的时节。北山镇潘锋波镇长告诉我,湖西村种有150多亩黄桃,三月中旬应该开得很热闹了。这么一大片的桃花,在村野,在山坡,在湖岸,粉粉娆娆,温润艳丽,在清明的阳光下,与青山共色,与绿水相映,与天地生辉。“桃源只在镜湖中,影落清波十里红。”多么美妙的春色!蓬勃的生机,浪漫的情愫,全没有陆游的孤怀,只有满心的闲情雅志。

因为各自都有脱不开的事情,我们却做了迟到的看花人。人面桃花,游客如流,今年春早,气温骤升,时令近乎到了夏天,这可急坏我们。到了月底,不能再推迟了。青田的同学说,桃花可能是看不到了。但是北山还是要去,带着“山寺桃花始盛开”的侥幸心理,我们去了箬坑畲族村,听说那里过“三月三”畲族传统文化节。

清晨,被一阵春雷惊醒以后,发现天空正在下雨。一整半年的计划,却在成行的时候碰到了又冷又湿的天气,这多少有点扫兴。偶尔在手机上看到下雪的视频,问哪里,说是北山。我们有些不信。我们还是风雨无阻,沿着小溪港,一路进发。闪亮的沥青路面,被雨水打起的点点河面,湿润的山林,缥缈的晨雾。我们还在路边看到一整排的盛开着的粉红色的桃花。有同学说是假,但我相信。当我们车进入了深山之后,落在前挡玻璃上不仅是雨点,还有散开的雪花。我不信,但同学们都说是真的,因为我耳边还响着那一阵春雷。

然而,当我们进入滩坑库区,开上了山岭,雨已经全部化作了一朵朵美丽的雪花。这是多么奇妙的春之花啊!我们满怀惊喜在北山遇到了久违的春雪。

上到了箬坑村,满山银装素裹,一片洁白的世界。“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我发现这句千年名诗就是为今天写的。村子不很大,但人很多,雪花很密集,人群与雪花在村道上穿梭着,相互问候着,满怀那份重逢的喜悦。好客的畲家人已烧开了火红的柴灶,戏台的布景一切准备就序,在欢快的音乐中等待着我们的到来。

箬坑村其实在岭上的山坳里,它与景宁接壤,不但是个畲家寨,还是革命老区村,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建立全县第一个农民协会,开展“二五减租”运动;在抗日战争时建立了中共党支部;在解放战争时成立了畲族民兵。村里不但保留了许多畲族生产生活民俗场所,还开设了革命传统教育陈列馆。

戏台上的雷鼓响起,畲族的传统艺术竹竿舞开场了。大朵大朵的雪花踩着雄壮的鼓点,如山鹰翱翩,似凤凰飞舞,从山顶上,半空中,展开洁白裙袖,飞旋而起,翩翩起舞,落到树顶,落到屋背,落到了戏台前的平地上,与台上畲族姑娘姣美的舞姿交相辉映。整个箬坑村成了一个大舞台,绕着时代的旋律,跳动着春天的节拍,来到了人们的跟前,赢得了观众的阵阵喝彩。

我们在飞雪的长廊下,分享着畲家人的长桌宴。石臼里刚舂出来的麻糍第一个端上了桌,整个烧煮的猪头瓣也端上来了,乌米饭也端上来了……满桌子的畲家菜肴表达了畲家人的好客和友谊,畲家姑娘甜美的米酒和嘹亮的歌声展现了畲家人的浪漫和豪情。

就在这个雪天雪地的箬坑畲族村,风儿裹着飞雪,飞雪裹着廊檐,廊檐裹着歌声,歌声裹着我们,我们裹着雪花,与这个洁白的世界一起舞动,心若桃花怒放。多么美妙的场景啊!这是我们在北山遇见的最浪漫的春之花事。

春天正在默默地窥视着我们

■林京勇

山的高处突显着
一座鲜艳的红房子特别亲切温暖
想上去看看
路口的栅栏却上了锁,罢了
出来踏青,又何必去打搅他们的清静

地里的蚕豆苗已有一尺高了
它们紧挨着竹竿在努力地往上爬
路边的松树只有树冠
躯干被人整理得不剩一片枝叶
它们直挺挺的只好长到天上去了
难道被人惦记着的事物
就得按人的意思走吗?

公路边那个凉亭还是挺不错的
有人写了苹果香的歌词贴在石柱上
仿佛一场忧伤的爱恋才刚刚离去
俯看城市,高楼如春笋
坡前的小杂林,干枯的芦花
成了它们茂密的发梢
无数的小野花星星一样藏在里面
它们,正在默默地窥视着我们

火 锅

■ 季一梅

火锅的热气腾腾而起
顺着风扇的风四处飘扬
我们像几盘菜一样
被摆在圆桌上

把旧的话题扔进滚烫的锅里
重新热一热
再打捞起来聊一聊
工作和生活
早已如火锅和蘸料密不可分

你说我的少年气已不复存在
他们说你变老了好多
被端上桌的这碟大白菜
也曾是菜地里的一个意气风发的白菜球

烫熟的菠菜叶是苦的
煮久了的牛肉肉太老
老油条也会煮烂分散
蛋炒饭也会变凉
还好火锅是热的
筷子也成双

笑声被打断
也会重开张
生活就像鸳鸯锅
一半滚烫,一半冷清
一半麻辣,一半清淡

夜幕下的舞台

■ 章爱玲

夕阳将坠,最后一抹温暖的晚霞,悄然隐没在天际的夜色中。随着小城的灯光次第亮起,五彩霓虹闪烁,整座城市灯火通明,瞬间焕发出迷人的魅力。

城市的每个角落都仿佛成了人们展示自我的舞台,尤其是太鹤湖两岸的防洪堤,更是热闹非凡。那里人山人海,熙熙攘攘,每隔一段路,就聚集着一群人。他们播放着风格各异的广场舞歌曲,伴着音乐的节奏,尽情地手舞足蹈,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欢快的笑容。

小城的夜景尽显繁华,缤纷的色彩忽明忽暗。走近时,仿佛踏入了浪漫的舞池,能感受到那热烈的氛围;远远望去,又像是被笼罩在朦胧梦幻之中,令人心驰神往。

太鹤彩虹桥上,车辆川流不息,三道彩虹圈不同色彩的灯光循环闪烁,绚丽夺目。音乐喷泉网红桥上,人来人往,还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小摊,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人们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桥两边的喷水柱随着悠扬的音乐和变幻的灯光,高低起伏,水花如灵动的舞者,轻盈地洒落在湖面上,美不胜收。

华侨总部大楼灯光璀璨,神龙飞跃的灯光设置,使其金碧辉煌,光彩夺目。几十层高的大楼在绚丽色彩的装点下,更显气派非凡,成为城市中一道独特的地标。

傍晚的防洪堤,用“人山人海”来形容再贴切不过,热闹的场景仿佛七八十年代电影院散场一般。而今年,家乡之所以有如此多的人,与疫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们的家乡是侨乡,许多华侨原本回来过年,却因疫情,机票一次次被取消或改期;也有不少人在经历这场疫情后,深感家乡的温暖与安心,决定不再外出,留在家乡做生意,甚至定居下来。

防洪堤的绿化十分出色,空气清新宜人,地面平坦整洁,不见一丝垃圾。每隔一段路,就设有长长的凳子,方便人们休憩。湖水倒映着五彩斑斓的灯光,红的、黄的、蓝的、紫的……色彩交织,处处都成了舞者的大舞台,也难怪这里会被称为“繁华小香港” 。

饭后锻炼已成为许多人的习惯,而防洪堤无疑是最佳且最安全的去处。在这里,有人悠闲地散步,有人骑着自行车、滑板车穿梭其中,还有人在打羽毛球、跳绳。大家或两两三三,或三五成群,或是一大帮人聚在一起。带着音响跳广场舞、健身操的队伍格外引人注目,旁边整齐地堆放着各种水杯和包包,展现出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与积极态度。

近几年,广场舞愈发流行。老年人的舞步温柔舒缓,动作优雅娴熟,尽显从容之美;中青年人跳的健身操则动感十足,伴随着激昂的DJ音乐,跳得酣畅淋漓。每次路过,我都由衷地佩服他们,日复一日坚持锻炼,身上的肌肉得多紧实啊!

我生性喜静,锻炼的话散散步就好,对于跳舞,目前只适合做个观众。但这个五彩缤纷的“大舞台”,这道小城亮丽的风景线,却总能让我深深陶醉其中,感受着城市夜晚的活力与美好。

县 城

■ 董文磬

春分过后,天气逐渐转热,每天早晨都在震耳欲聋的凿地吵闹声中醒来,搓搓手掌心,起身推窗,我家附近的天空依然是笼罩在灰蒙蒙白茫茫粉尘中,回到床上趴个猫式懒腰,按按脑壳醒醒脑,整理好床被,洗漱换衣化妆拎包出门,时间都不用很赶,吃好早餐到单位上班刚好,显得漫不经心却有序不乱。

南方人都晓得,南方气候很湿,家里墙面、柜子,经过的楼道梯阶湿气很重,每年梅雨季节时墙里都会渗出水气,湿嗒嗒的,老旧的房子都能闻到一股发霉难闻味道,新盖楼房就没啥问题。我家这栋楼年久未修,我在这住了快30年都没很好维护过,楼道墙体墙面都已腐蚀脱落,凹凸不平。记得上次那位日本华侨朋友和我提到过,说在国外,外国人的房子都会维护得很好,几乎看不出是住了好几十年的老房子,全新房子一样。我一直想修缮老房,难的是其他楼层楼主都住在意大利国,青田老房都出租出去,要大家碰头商讨出资修缮老房不大可能,毕竟他们人在国外,家中的长辈们走后,就很少回国。

每天下楼都会遇到三楼邻居,跟我吐槽楼道墙面墙体剥落,她家墙因污水管道渗水,墙面衣柜总是湿嗒嗒的,衣服都霉烂啦!安慰她时我也会吐槽我家小卧室墙面长期渗水,开窗开风扇老长时间都不干。说起这事挺懊恼,这年头家里漏水找位师傅上门都不容易,小县城会做粗工师傅不愁没活干,上门一趟价格不低,小活还会推辞没空再约,最好还是旧城改造拆了重建。现如今家附近前后左右公家房,部分私房都在旧城改造拆建,我家老房仅一步之遥没拆着,唉!这栋无关痛痒的老房,不知何年马月拆?终将成为西门往事历史里的一段憾事!

每次经过家一楼门庭,自然转头看眼右边小屋里的表弟媳妇在不在,在的话会喊声:“灵芝在家呦”!“是的姐,还在家,你上班去呀”。表弟媳妇国外回来已很久,她讲话很慢很轻是个很好的人,虽然亲戚们总说她脑子坏了,在我看来她只是很温和且反应很慢拍罢了。表弟媳妇回国那会告诉我,她回国尽孝陪伴体质虚弱,年迈的养父母。之前我都以为是亲爹妈,那次闲聊知晓,表弟媳亲爹妈家从前孩子太多生活贫困,她出生那天就被不能生养孩子的亲姨妈姨夫抱走当亲闺女,从小到大很疼惜宝贝她。在那个连饭也吃不饱的年代,将孩子送人养屡见不鲜,幸好送给亲姨妈、姨夫抚养,也算吃饱饭好好长大。现在的表弟媳妇亲爹妈家庭条件可富裕了,亲兄弟姐妹们早年出国发展很好,也和她相认。表弟媳妇也是有情有意的人,养父母养大她,自从养父中风,养母肾病,她就义不容辞回国侍奉老人。

这一回来就好几年,24年年初她刚离开青田到意大利,与表弟、孩子相聚不到一星期,收到养父病危通知就立即订机票回国,边照顾养母,边同她乡下老家亲戚一起办好养父丧事,送走养父最后一程。没过多久,医院长期透析的养母中风住院,养母的医保可报销不多,根本不够支付药费,治疗看病吃药和每月的生活费都靠国外表弟打工赚钱托人带欧元或寄回国给她。那时下班回家经过一楼门庭,时常看到20平小屋的吃饭桌上就一碗青菜和满满两碗白米饭,她们有说有笑吃得津津有味。比起那些大富大贵、大鱼大肉的人家,有女儿陪伴左右,晚年被悉心照料的养母更幸福。

我生活在浙江著名的华侨之乡青田,它依山傍水、清秀壮丽。古时芝田现青田,从古至今名人数不胜数。青田的山口镇盛产篆刻名家喜爱的封门青石,惊艳吸引海内外石雕大师们巧夺天工的青田石雕刻作品,世界各地、我国的文人墨客、书法家、画家、篆刻家纷纷前来此地寻宝收藏名人名石。

初到青田游玩,一定要逛逛临江东路,它具有欧洲异国风情特色“咖啡酒吧”一条街,来了还得玩味体验意式浓缩咖啡,品味品尝街附近巷弄里的意大利,法式、西班牙餐厅里地道纯正的欧洲各国西餐,漫步欧式音乐喷水网红桥也不能错过,在搭上游车去油竹进出口商品城红酒中心看看全世界各国酒庄的红酒,哈蒙,萨拉米,橄榄油,护肤彩妆等琳琅满目丰富多样的进口商品。世界青田人,家家户户出国赚欧元,也是欧元存款、留守老人、留守儿童最多的县城。

青田祖祖辈辈好几代人都迁居欧洲各国,打工创业经商赚钱,县城里剩下的人口还没出国打拼欧洲生活的人多。表弟就很小时候被他父母带出国。我的母亲家姐妹兄弟6人,就我妈和大姨在中国单位上班,其他兄弟姐妹和他们的孩子很早就签证出国意大利,我哥和表哥初中毕业以后也被小姨带去意大利发展,23岁那年哥哥回国定居,就我没出国,当年姥姥姥爷执意将从小体弱的我留在身边。送走姥姥姥爷以后,国外亲戚都很少回国,第三代几乎没见过面,到我家第四代就算哪天在哪遇见也不认识了,国外长大的他们已完全欧式化。

青田华侨最初到欧洲摆地摊卖石雕,开餐馆,百货店为生。初来乍到陌生的环境,边打工边学语言,从一句不懂到会讲外语,每位出国到欧洲各国华侨闯荡初期举步艰辛,辛苦打工赚来的钱,省吃俭用寄回老家给父母,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资金开店,在国外站稳脚跟赚到钱后衣锦还乡。从前出国很热潮,亲戚老乡国外发达后会出资把家乡的亲人朋友劳务申请出国,给他们工作。现如今中国生活水平越来越好,青田人都不申请出国寻金,在国内生活安逸、吃穿不愁,出国申请基本都是去国外旅游或留学,出国掏金的狂热年代被留在历史的长廊。

说起我家这栋7层半楼房,建造至今30年不到,外墙内墙早脱落到破旧不堪,外婆在世时给舅公家儿子承包,这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旧思想,导致给亲戚承包盖的房子质量超级差,为了多捞油水,材料品质劣,不到20几年楼房老旧不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老房子和好几代人的亲情一般疏远破旧。老房子坐落在鹤城西路一带,我有去旧城改造指挥部询问打听,说暂时不会被拆除重建,挺遗憾!

(未完待续)

摄影 张永益